

【珍藏版】

一个女人的风华绝代史

衣香鬓影

【第三部】明月照人来

寐语者 /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

衣香鬢影



【第三部】明月照人來

寐语者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衣香鬓影. 明月照人来 / 寐语者著. — 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344-9

I. ①衣… II. ①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1244号

书 名	衣香鬓影. 明月照人来
著 者	寐语者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	陈艳冲 范辰辰
文字校对	孔智敏
封面设计	罗久才
版面设计	李慧娟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0
字 数	267千字
版 次	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344-9
定 价	3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茗谷废宅 · 第一记

一九九九年三月



三月的海边，天色阴沉，海风呼呼刮过，大雨即将袭来。往常水清沙细的海滨，在天际层云的笼罩下显得格外阴郁萧索。

“假日旅行社的朋友，请到这里集合！”导游拿着话筒高声招呼身后大队游客，通过话筒放大的声音，立刻被呼啸的海风吹散。

游客纷纷抱怨，赶上这鬼天气真不走运。

导游手举话筒，边走边讲解：“我们现在来到的海滨，风光秀美，在民国时期就很受南方达官贵人青睐。最初是洋人在这里修建别墅，作为度假之用，后来慢慢成为豪富聚居之地。能够在这里兴建别墅的，都是当年的显赫人物。”

海风来势更急，几栋老房子隐现在阴暗的树林间，斑驳褪色的屋顶与壁柱，在呼啸的风中越发显出隔世衰颓的意味。有游客失望嘟囔：“只剩些破房子，哪有什么显赫人物。”

导游不理睬，只管大步往前走，“各位注意了，我们刚才一路走来，已经参观过五六栋老别墅，现在将要去的这一栋，保存最差，破坏最大，但却是最吸引人的一栋。因为它有一段神秘的传说……”

一阵猛烈的海风刮过，吹得人东倒西歪，导游的后半截话被呛回了喉咙。

“是不是那个所谓的鬼宅？”有人顶着海风兴致勃勃地喊道。

“啊，还有鬼宅？”有游客被勾起了兴趣。

导游哈哈一笑，顺势指向身后蜿蜒的石阶尽头，“没错，沿着这条路上去，山顶上最大的那栋老宅，就是著名的鬼宅了。”

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的游客们终于被勾起了好奇心，围着导游七嘴八舌追问鬼宅的来历。导游狡猾地一笑，挥了挥手中话筒，“到底有没有鬼，去了就知道，胆小的朋友可以留在这里，胆大的跟我一起来！”

游客们振奋精神，呼啦啦一群跟着导游爬上石阶。

导游大步走在最前面，一面心里暗喜这群人很有油水可榨，今天应该可以小捞一笔；一面看了看暴风雨将至的天色，暗自嘀咕这破落地方只有一些老房子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，赶紧把景点带完了事。

导游大步流星埋头赶路，冷不丁一抬头，险些撞到前面一个人身上。石阶转弯处，一棵高大的木棉枝叶横斜，阶上有个人正拿着相机仰头拍摄。那人拍得太过专注，完全不知自己挡住了去路。

导游想绕过他，不料身后刚好有人快步赶上前。导游被撞个正着，立足不稳倒向摄影者，三个人在狭窄的青石板台阶上撞成一团。

“哎哟，你这人怎么走路的，也不看看……”导游没好气地推开摄影者，刚嚷了一声，声气却不觉软了下去，因为他已看清身后撞上来的人，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

女孩没有理会他的责骂，却朝他身后的摄影者连声说抱歉。

那个摄影者的相机被撞落在地。

女孩俯身去捡相机，恰在同时，那男子也俯下身来，两人一不小心撞上了。女孩的额头撞上了男子的下颌，两人一个捂住额头，一个揉着下巴，都啼笑皆非地看向对方。

导游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两人，南来北往的游客见过不少，难得遇见这样出彩的一对人物。男的英俊挺拔，衣着考究，看上去风度翩翩；女孩娇小清瘦，乌黑长发被风吹得凌乱飞舞，眉眼有些冷，一双又深又黑

的杏仁眼让人移不开眼。

看着两人的尴尬模样，导游暗自好笑，俯身替他们捡起相机，拍了拍灰，“还好，没摔坏。”

年轻男子接过相机向他道谢，导游趁机搭话，“两位是一起的吗？”

两人互相看了看，女孩子表情淡淡地摇了摇头。

男子礼貌地笑笑，“不是的。”

导游打量这两人的衣着行头，以他阅人的眼光，立刻断定这是两个大有油水可捞的主儿。

“这天气来玩不怎么合适啊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”导游主动热情介绍，“都是些破房子，也没什么看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真正好玩的地方在回龙滩那边。那儿风景好，有个五星级度假村，房间条件一流，全部是海景房，晚上还有泰国人妖表演。如果两位有兴趣，我可以帮你们联系，或者参加个一日游散团，乘游艇出海，你们两个人包一艘小艇，游岛、钓鱼、滑翔等，什么玩的都有……”

“谢谢，我还有别的行程，参团就不用了。”年轻男子温和地拒绝。

“别这么拘束嘛，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，不认识也没关系，两个人在一起玩玩就认识了，”导游一边招呼自己的游客跟上，一边不死心地游说，“你们安排好住宿没有？这边山上的旅馆条件不好，不如跟我去看看那个五星级度假村，不满意再送你们回来。”

男子依然保持着很好的耐心，“谢谢，我已经订房了。”

导游转头看那女孩，“这位美女呢？你一个人来的吗？这多不安全，不如跟这位先生一起参团啦，俊男美女，旅途艳遇多浪漫！”

女孩清冷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，让导游的打趣落了个空。

眼看两人都不买账，自己的游客又在催促，导游只好讪笑两声，快步赶到前面去讲解。

陌生的年轻男女对视一眼，各自礼貌地笑笑。

“好像真的要下雨了。”男子微笑着打破沉默。

女孩点头，“不要紧，上面有地方避雨。”

“你来过这里？”男子有些诧异。

“这是第三次来。”女子发丝被海风吹得凌乱不堪，眯起了眼，笑容很浅。

这僻静的景区并不出名，却有人一连来三次，男子越发诧异好奇，“这个地方有这么吸引人？”女孩只是笑，并不回答，话很少的样子。

他向她伸出手，“你好，我叫启安。”

她迟疑了下，伸手与他相握，“我叫艾默。”

他的手修长有力，掌心温暖；她的手柔若无骨，指尖透着一点凉意。风吹起他米色长风衣的下摆，也吹起她乌黑长发。

旅途偶遇的陌生男女，双手相握于风中，似乎又是一段浪漫故事的开端。

两人沿蜿蜒的石阶爬向山顶，沿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木棉树，枝叶摇曳于风中，这个季节尚未绽开火红花朵。接近石阶尽头，渐渐可以看见青石之上有雪白细碎的花瓣散落其上。

花瓣被海风吹得纷纷扬扬，铺了一地芬芳，直通向那石阶尽头的残缺门柱。

两株高大的白山茶树相对伫立在道旁，开满香气浓郁的白色花朵，繁花累累，枝叶虬散。茶树高逾门廊，不知已在此生长了多少年。遥想当年木棉红似染，山茶白似雪，一路灯光璀璨，满庭衣香鬓影……两人不觉痴了，任由海风吹得衣衫鼓荡，发丝翻飞，久久不能开口。

但是，眼前佳境却被喧哗的旅游团打破。

大队游客涌到门柱前合影，一些人迫不及待地围住导游听讲解，一些人四下散开找地方拍照，有些人甚至不顾危险，爬到废墟的墙垣上高高站着摆出“V”字手势。

启安与艾默对视一眼，心有灵犀地转身，如避蝗虫一样远远躲开。

导游站在门廊上，高举话筒，开始绘声绘色讲解。

“传说这栋旧宅的主人是民国早期的一位大督军，此人手握重兵，独揽军政大权，总之就是很威风啦！这位督军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。那女人出身据说不太好，但是艳名远播，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。督军对她万分宠爱，耗费巨资在海边兴建了这座奢华惊人的别墅，取名茗谷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她。可惜就在这座别墅里发生了惊人的丑闻，年轻的夫人竟然和督军的大儿子偷情。”

游客们哄笑起来，有人摇头叹息，有人不屑一顾。导游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：“终于有一天，年轻的夫人和督军的儿子决定私奔。”

“啊，私奔！”游客们纷纷追问，“私奔成功没有？”

导游嘿嘿一笑，故意卖关子不答，让游客们先猜一猜结局。

看着游客们七嘴八舌发挥想象力，艾默双臂抱在胸前，倚在一株山茶树下，嘴唇紧紧抿起。

启安倒像很感兴趣，倾听着游客们各种怪诞猜测，始终面带微笑。

导游终于揭开谜底，“话说当年督军得知消息赶去码头，果然看见夫人与大公子一起下了车子，正要登船离开。督军暴跳如雷，当场开枪，结果失手把自己儿子打死了。”

游客中有人发出惊叹，有人追问：“那位夫人呢？”

导游叹息道：“夫人被抓回了家中。没过多久，督军府中就发生了一起血案。传说夫人被扔进了豹笼，被督军豢养的豹子活活咬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被豹子咬死？”

“天啊，太残忍了！”

游客们纷纷惊叫，几位女游客听得唏嘘，捂住胸口大叹可怜。

导游见效果甚好，继续绘声绘色讲道：“那的确是一件人间惨事。事后不久，那位残暴的督军也被政敌刺杀身亡。这栋别墅突然失火，一夜

之间被烧成了废墟。从那以后，这里就有了闹鬼的传说……”

一股海风恰在这时卷过，风声呜咽，吹起落花悠悠。

眼前庞大的废墟被阴云笼罩，真有着说不出的阴森。

一时间，好奇的游客们都安静了，不知是被这股风吹得难以开口，还是当真感到了恐惧。

“闹鬼是怎么回事？”人丛后面突然传出一个温和悦耳的声音。

人们纷纷扭头看去，看见了站在最后面的一男一女。

艾默也皱眉看启安，竟是他接口发问。

游客们也跟着追问：“是啊，快说怎么个闹鬼？”

导游放缓了声音，森森说道：“据说，常常有人看见一个白衣长发的女鬼，飘荡徘徊在废墟里面，过了午夜就开始哭泣，呼唤着谁的名字，老远都听得到她凄惨的声音……那是督军夫人的冤魂不散，仍在寻找昔日的情人。”

人群安静了片刻，有人低声感叹：“好惨啊。”

艾默一语不发，转眸看向启安。

启安似乎听得意犹未尽，又问导游：“还有呢，只是这样吗？”

导游嘿嘿一笑，从挎包里掏出一大沓东西，终于直奔主题，“大家请看，这一叠明信片上记录着当年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如果想知道故事详情，就请买一套回去慢慢看，还可以带回家做个纪念。十元一套，价格便宜，意义非凡！”

围在他身边的游客们顿时散开，拍照的拍照，休息的休息，没人再对鬼故事有兴趣。

导游急了，又鼓吹了半天，才有两个结伴的女孩一人买了一套。眼看费了半天口舌，却没捞到什么油水，导游不禁有些气馁。这时，启安却走上前去，一下买了三套，这让导游脸上总算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
启安笑咪咪地递给艾默一套，“画得还不错，有点意思，这套送给你。”

艾默一怔，只好道谢接过。

明信片用的是很劣质的纸张，模仿旧时月份牌的风格。第一张卡片上画着一个穿桃红旗袍的妖娆女人，粉腮丹唇，媚眼斜飞，体态被画得夸张丰满。后一张上是个穿西服、持手杖、捏着烟斗的纨绔公子哥，唇红齿白，比女人还像女人。再后一张上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草莽壮汉，穿着军服，戴着白缨帽，手中拿枪，一脸凶横。

看着一张张明信片，艾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“这都是什么，乱七八糟的！”

启安挠头，“你不喜欢？”

“我是说……这种赚钱的手段有点过分。”艾默察觉自己的失态，毕竟是人家好心送上的礼物，当面这样讲显得太失礼，然而心中仍是愤然，“已经作古的人也不放过，在背后胡乱编造野史，这样赚钱太没有良心了。”

启安好脾气地笑，“民间戏说嘛，就是皇帝神仙也经常被人编造野史，这无伤大雅。”

艾默不说话，淡淡转过头，脸上敛去了笑容，顿时透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。

启安虽笑着，目光却变得深邃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她。

“对已经作古的人，就算不喜欢，也该给予他们起码的尊重，”艾默转头望向那灰蒙蒙的老宅，语声平静而低柔，“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历史，历史不应该被无知的后人拿来扭曲意淫。”

启安则静悄悄的，没有回应。

艾默回头，见启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这目光令她心里一窒，有种被看穿心事的惶乱不安。

对着一个陌生人，话已说得太多，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。

艾默忙低头掩饰自己的心绪，“也许是我太偏激，谢谢你的明信片，画得很有意思。”

启安莞尔，分明听出“很有意思”四个字说得很是为难。

导游开始招呼团队集合了，见这两人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便又凑上来

招呼，“二位，就要下雨了，里面没什么好看的，都是破房子，早烧完了。我带你们去度假村看看吧？”

艾默与启安不约而同地回头，“不用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阵急风挟雨而来，吹得树摇枝摆，密布头顶的阴云随之翻涌，凉丝丝的雨点已打上脸颊。海边的急雨说来就来，将一众游客惊得忙不迭往山下跑。

导游顾不得再游说，慌忙追上去，急急招呼游客们不要掉队。他跑了两步，不经意回头望去，却见那一男一女没有跟上，却到废墟里避雨去了。

“喂，里头闹鬼啊！”导游没好气地大叫一声，想吓唬吓唬那两个不识好歹的背包客。

然而，两个身影已消失在爬满藤蔓的废宅大门内。



重庆的初冬天气格外阴冷，山城上空终日雾霭不散。

尽管战争阴霾沉沉笼罩，权贵云集的陪都重庆依然一片升平景象。

难得午后放晴，天气有些回暖，从车子上走下的摩登仕女仅穿夹层棉旗袍，裹在玻璃丝袜里的修长小腿若隐若现，丝毫不畏寒冷。街头脸膛冻得红扑扑的卖报小童飞奔过去，追上缓慢驶出的轿车兜售报纸，一边高声叫嚷着前方最新战况，一边时不时抬头张望天空。

虽然阳光照在身上暖意洋洋，天空灰雾也已散开，但这样的好天气却最容易招来日本飞机的轰炸。

“Let's go for a joy ride!” 两辆敞篷吉普飞驰而过，车上醉醺醺的美军军官高举着酒瓶，大笑大喊，轻浮地朝路边几名女学生吹口哨，扰得女学生们纷纷躲避。

唯独一个长发齐肩、高挑婀娜的少女愤然冲驶过身旁的吉普车骂道：“Rubbish！”

“沈霖！”同伴慌忙将她拉住，“莫惹这些大兵，你忘了上个月的事了？万一惹出麻烦来怎么办，想想都吓死人！”

同行的女学生们纷纷点头，提起上个月震动全城的那起女学生被美军

士兵强暴的惨事依然个个色变，都嗔怪这名叫沈霖的少女太过冒失大胆。

“怕什么，这帮混蛋要敢惹我，看我不宰了他们！”沈霖回过头，长眉浓睫，杏眼薄唇，明妍五官衬上女子少见的鲜明轮廓，别有一种夺目的野气之美。

“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简直像个野蛮人。”同伴数落她。

“野蛮人有什么不好。”沈霖做了个鬼脸，话音还未落，却觉衣摆被人拽住了。她转身一看，是个又黑又瘦的乞丐孩子，一手托着个破陶碗，一手紧紧拽着她的大衣，米色衣摆上已印上了他那污脏手指的黑印。小乞丐也不说话，只是踮着脚，眼巴巴地望着她。十一月的天气里，小乞丐只穿件破烂的夹衣，脚上草鞋露出了黑黢黢的脚趾。

“真可怜。”

女学生们纷纷动了恻隐之心，往那破碗里各自丢下一些零钱。

沈霖从衣袋里摸出两块牛奶糖，俯身递给那孩子。

糖果在平时对中等人家来说都算是稀罕物，一个乞丐孩子自然没见过。他木然看着奶糖没有反应。沈霖将糖纸剥了，递到孩子嘴边。在甜浓奶味诱惑下，小乞丐迟疑地舔了一口，立刻瞪圆眼睛，一把抢过糖块塞进嘴巴，嚼也没嚼就囫囵吞下。

同伴看她久久看着那孩子，便上前挽住她，“算了，走吧，世上可怜人太多了，你有再多同情心也照顾不过来的。”

沈霖摇头，“我不是同情他，是在帮助他。他虽然贫穷，也是有尊严的，他不需要同情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”同伴笑道，“大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。”

“这不是什么大道理，”沈霖却较起真来，虽被同伴拽走，却仍反驳道，“谁说穷人就没有尊严，谁说富人就一定高贵？”

同伴连连笑着告饶，“是是是，你说得对，我不和你争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沈霖却似突然想起什么，甩开同伴的手，转身又跑向那乞丐孩子。

同伴错愕地看着她脱下自己的手套给那孩子戴上，又取下脖子上的羊毛围巾，想给那冻得发僵的孩子围上……

蓦然，一片影子罩下来，挡住了阳光，沈霖一怔，抬头，是个高大的褐发男人，不知何时走到她身旁，低头看着她，卡其色长风衣将他身影拔得越发修长。冬日淡淡阳光笼住这个人，这个人笼住她。他微笑着，说一口流利中文，“别取下你的围巾，你会感冒的。”

他俯身把自己颈间厚实的羊毛格子围巾取下，给那孩子搭在身上，还系了个漂亮的结。

小乞丐却后退一步，被他的褐色头发、蓝眼睛、高鼻子吓得拔腿就跑。他尴尬地挠了挠头发，抬眼看她。

浓密眉毛下的蓝灰色眼睛在阳光下透出海水般的澄净光芒。

“你好。”他说的中文带着一点广东话腔调，风度翩翩地朝她伸出手，“我是 Ralph Quine，英国记者，不是美国大兵。”

沈霖原本冷着脸，却被他慎重加上的最后一句话逗笑，显然他听见了她和女伴们的话。

她大方地和他握手，笑了笑，“谢谢你的好心。”

冬日寒风带着沁骨阴冷，Ralph 竖起大衣领子，友善微笑，“今天天气不错，希望不会有轰炸。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空袭警报响起，刺耳的呜呜声冲破云天。

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立即四散奔逃，各自朝隐蔽处所奔去。

沈霖听见同伴们惊慌地呼喊她的名字，然而来不及跑过去，一群挑着货担的力夫就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，后面的监工一路催促，“快，快，东西不要落下！”

这横冲直撞的一群人立刻将街上人群冲乱，沈霖的同伴们也被挤散，各自被人流带向不同方向。一名力夫跑得太快，收势不住，眼看就要撞到沈霖身上。

Ralph 坚实的手臂及时将她护到身侧，躲过那撞上来的力夫。

他拽起沈霖的手，“跟我来，市场防空洞躲不了这么多人，我知道最近的隐蔽处。”

早已被日复一日的轰炸搅得神经麻木的人们并没有太多慌乱，只如潮水一般朝那低矮的公共防空洞涌去。沈霖被他拖着、混在人群里跌跌撞撞往前跑，也不知鞋子何时在奔跑中被踩掉，地上碎玻璃划破了脚趾，尖锐的疼痛令她倒抽冷气。Ralph 低头看去，惊见她左脚露在空气中，鲜血直涌，显然伤得不轻。

他皱了皱眉，二话不说将她抱了起来。

“我自己能走。”沈霖倔强挣扎。

Ralph 不予理睬，抱着她奋力跑过街道，朝一家英国银行冲去。

就要迈上台阶之际，两辆黑色车子带着尖厉刹车声风驰电掣般追上来，停在银行门前，挡住了 Ralph 的去路。后面车里下来两个男人，一人迅疾出手攻击 Ralph，另一人乘势抢过沈霖。Ralph 挥拳击去，却不是对方对手。对方身手利落，训练有素，根本不容他反抗，已将他双手反剪，按倒在地。

“薛叔叔，别伤害他！”

Ralph 听见女孩焦急语声，奋力抬起头。前面那辆黑色车子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烟灰色风衣的颀长身影缓步走来，接过了受伤的女孩。

脸颊被地上沙砾磨得生疼，Ralph 动弹不得，只看见那个人临上车时淡淡回头看了一眼，只那么一眼，却令他陡然感到紧张和压迫……钳在肩颈的手突然一松，身后的人放开手，将他丢在路边，退回车上。

Ralph 挣扎爬起来，看见那车里的男人已漠然侧过脸，唇角带了一丝笑意，清冷侧颜却散发出制裁者的威胁气息。两辆黑色轿车在声声催命的空袭警报声里绝尘而去。

“薛叔叔！”沈霖抚着脚上伤口，对身旁男子抱怨，“你干吗让他们动粗，那英国人是好心，他想带我躲开轰炸而已。”

“你太容易相信人，怎能随便跟一个来历不明之人走呢。”被称作薛

叔叔的男子侧过脸，清俊的面容上并未留下多少岁月痕迹，甚至看不出真实的年纪，唯独那一双深邃的眼睛，好似能看透人心，微挑的眼尾与薄唇分明带着倜傥笑意，飞扬的眉梢却有着说不出的煞气。

“你母亲再三叮嘱不可轻易接近陌生人，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”他悠然开口。坐在颠簸奔驰的车子里，头顶是尖厉刺耳的空袭警报，隐约能听见飞机引擎的轰鸣声。但他没有半分紧张，神色从容，唇角笑意流露几许漫不经心。

沈霖顾不上与他争辩，紧张地透过车窗仰望天空，看见战机的灰色影子远远掠过，忙抓紧了他的手臂，“薛叔叔，快找地方避一下，飞机来了！”

司机闻言也从后视镜里紧张地望过来，“处座，要不要开到那边桥墩下躲一躲？”

他眉宇间仍是波澜不惊的神色，“不用，这几架飞机不是来轰炸的，只是在侦察。”

“又是假的？”沈霖一怔，看着果然飞掠而去的飞机气愤不已，“日本鬼子要炸就炸，老是搞这一套鬼鬼祟祟的花招，弄得人一惊一乍的，真是可恶！”

随着对轰炸的日渐习惯，重庆军民摸索出了利用山城雾都地理天气之便躲避轰炸的许多办法，有效减免了死伤。但日本人也随之改变了招数，并不是每次都真的轰炸。日本人常常派出飞机虚张恐吓，掠过重庆上空，侦察地形，滋扰军民，以此麻痹军民的提防意识，令防空警报真真假假难以分辨。

“这就是日本人的狡猾之处。不过你若留神观察，可以从飞机的飞行轨迹和引擎声来分辨。比方说……”他这话刚一出口，就被沈霖打断。

沈霖皱起眉头，“好了好了，谁不知道薛叔叔你是飞机专家，你分辨得出，我们小老百姓可分不出。你那套飞机机械的理论留着和高彦飞去说吧，我可不感兴趣。现在天天轰炸，一听‘飞机’两个字我就头痛……对了，你也别和我妈妈老说什么飞机制造厂的事情，你知道的，她一听

这个就伤心。”

身旁那人沉默，良久没有回应。

沈霖转头看他，见他微微抿起嘴唇，唇边抿出坚毅线条，现出了一抹岁月痕迹。

“薛叔叔，对不起，”沈霖自知话说得有些过了，歉疚道，“我没有抱怨你的意思。”

“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她还是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淡淡叹了口气，将脸侧向车窗，令她看不见他的表情。沈霖也沉默了。车里一时沉寂欲室，只有车轮摩擦碎石路面的声音。

“我妈妈知道你回来了吗？”沈霖打破沉默。

“还不知道。本来是要先回去的，路上听见空袭警报，想着这时间你该放学了，大约正在路上，就过来看看能不能接到你。”他微微皱眉，“你这丫头，对陌生人也太大意，刚才那个外国人什么来路也不清楚，就这样冒失地跟人家跑！”他看了一眼她脚上的伤口，不忍再数落，掏出一方洁白手帕给她，“只是皮外伤，回去让殊姨给你包扎，先拿这手帕裹一下。”

沈霖接过手帕随口道：“殊姨昨天搭机去昆明了，听说是许叔叔回昆明开什么作战会议。我本想和她一起去，可是妈妈不答应……”

“当然不能去，滇南战区的艰苦是你意想不到的。昆明是通往前线战区的咽喉，现在情势已经异常紧张，”他板起脸，“你以为那边是什么好玩的地方？”

沈霖心虚地低下头，“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比我妈妈还紧张。”

“霖霖……”他无可奈何，“如今你父亲不在了，我已当你是自己的女儿，你的一言一行我都需负起责任，你明白吗？”

沈霖抿着唇不说话，过了半晌，低声问：“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敏言明明年纪比我小，却可以跟在你身边做事？她也是你的女儿，做的事也是万分危险的。”

“敏言，”提起这个名字，他唇边浮起苦涩的笑容，“这个孩子，如果